

【原乡切片】

# 填仓节远，其馏味长

□于周波

在岁月长河中，总有一些传统节日和美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。正月二十五的填仓节，便是这样一个象征新年五谷丰登的民间传统节日。

填仓节，也叫填仓日，是正月里继庄稼生日(正月十一)、麦子生日(正月二十一)之后农民祈盼五谷丰登的又一传统节日，也是正月里最后一个民间节日。旧时，每至正月二十五黎明，家家户户会在天井或场院上，用草木灰撒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粮囤形状，寓意粮仓，并在里面放一些五谷杂粮，祝愿全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这便是“填仓”。同时，人们还会蒸其馏、馊渣(做小豆腐)。蒸其馏吃，寓意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，事事起；馊渣则象征着发家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“填仓”的习俗已渐被遗忘，许多70后都未必知晓，更别说80后、90后了。即便查阅各类地方志，也难寻“填仓”

的记载。但蒸其馏和馊渣，因其独特工艺和美味，仍留存在人们记忆中，在舌尖上回味，也被记录在志书里。

其馏，作为青岛地区的一种特色美食，历史悠久，是老即墨乡下最具年味儿的面食之一。大凡上点年纪的人都对它印象深刻，但它起源于何时、何地，却鲜有人能说得清。

别看这其馏没有白面馒头的光鲜、豆包的圆润，也不像玉米面窝头那般规整，但它凝聚着衣食不丰时期劳动人民的智慧。它的制作工艺独特却不复杂，有技术含量但容易上手。说白了就是将地瓜干经石碾碾碎，加“渣磨”磨出黄豆沫子，按比例揣成面团；经手工揣成窝头状，大铁锅煮熟即可。

蒸其馏其实并非“填仓节”的专利，而是自进了腊月门忙年就开始了。换言之，年前年后其馏唱主角。旧时，进了腊月门，尤其是腊八节后，乡亲们就忙着占碾拍其馏、到“渣磨”推磨磨豆腐

沫子，这些都是乡亲们忙年的重要内容。

其馏作为旧时年前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面食，一般家庭都会蒸上好几锅。煮熟后只要晾凉，保存到温度适宜的平房里，吃到元宵节没问题。并且，掐其馏往往都会预备出正月二十五填仓时再蒸一锅其馏，以取其吉祥如意。

如今，原本渐渐销声匿迹的其馏等青岛特色美食，唤起了诸多老年人的美好回忆，于是市场上便催生了许多加工出售其馏的专业户，有的还申请了注册商标。许多农家宴饭店也打起其馏的招牌，生意还真红火。农村的集市上也频频有售卖和现场加工其馏的摊点，但已无从寻找当年其馏所饱含的浓浓年味了。如今的我馏，为迎合年轻人的口味，大部分添加了花生碎、板栗、黑米、



大枣、燕麦、核桃仁、红小豆，有的还加上玉米面或小麦面粉，其馏的个头也变成了袖珍版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石碾、石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成了非遗或民俗博物馆的藏品，往昔那种味道已难再寻觅。

人到一定的年岁，总会怀旧，会想起故乡的人，故乡的事，故乡的习俗，亲情连着美食。那充满年味和填仓节寓意吉祥的

其馏，也只能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了。而填仓节，其实更多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。过了填仓节，出了正月，乡亲们一切营生就要步入正轨，开始新一轮的辛勤劳作，用汗水去迎接丰收。在时代变迁中，这些传统习俗和美食，如同岁月的书签，标记着曾经的温暖与期盼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，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喊春的风

□刘志坚

在我的故乡，喊醒春天的永远是今儿刮、明儿刮、后儿还刮的鼓荡的风。

农历正月，已经立春。尽管窗上的霜花，还在絮絮叨叨说着冬天的旧事，但檐头的冰凌却突然短了寸许。祖母说这是南风送来的第一封口信。果然，墙根下枯黄的草棵里渗出来一星星青绿，像是谁将褪色的水墨画重新点了睛。

北风哪里肯认输呢。它裹挟着碎雪在村子里横冲直撞，把门扉、窗户拍打得哗啵作响。柿子树铁褐色的枝丫在风中狂舞，仿佛千万支蘸饱墨汁的狼毫，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写着倔强的草书。可仔细去听，那些硬邦邦的枝条深处，分明有细碎的爆裂声此起彼伏——那是树的体液冲破冰封的血管，在暗处酝酿着生机。

南风最懂得四两拨千斤的巧劲。它从村南小溪的薄冰下抽出一缕水汽，在北山石缝里勾出一络青苔，在村西柳树林把枝条搓成泛着银光的丝绦。某日午后，祖母晾晒着的穿了一整个冬天的蓝印花棉袍，突然鼓成饱满的帆，带着皂角清香的风掠过篱笆墙，喊醒了沉睡的紫云英。那些绒球似的花苞次第炸开时，空气里飘满了细碎的紫色风铃。

寒风与暖风的拉锯战往往要持续月余。北风像固执的老学究，抱着残冬的典籍不肯放手；南风则像灵巧的绣娘，把五彩绒线一丝一扣绣进冻土。青灰色瓦楞上的积雪午时化成水滴，在日暮时分重新凝成冰凌，却在次日清晨就被暖阳截断了锋芒。墙头的忍

冬藤褪去锈色，新抽的嫩芽像婴儿蜷曲的手指，试探着触摸风的温度。

记得去年惊蛰前夜，两种风在旷野上短兵相接。南风推着积雨云往北涌，北风卷起沙尘向南扑，天地间忽明忽暗，恍若巨兽抖动着斑斓的鳞甲。直到子夜时分，云层里漏下几粒星辰，风里裹着湿润的泥土气息——那是南风从解冻的河床上偷来的信物。

最动人的较量发生在那片老梨园。北风掠过时，满树花苞紧闭如佛手；南风拂过处，雪白的花盏便层层绽放。往往清晨还是玉树琼枝，晌午就落英满地，到了黄昏又绽出新蕊。这般反复十余日，直到某片花瓣轻轻落在祖父与老牛新翻开的犁沟里，我才恍然发觉，北风早已退守到山阴的残雪中。

我总喜欢在料峭春寒里寻找风的踪迹。看它把祖父给我做的风筝送上云端，却在松林间留下残雪与老树的私语；看它推着我叠的小纸船划过溪流，转瞬又在水面写下潦草的纹路。这些裹挟着草籽与花信的风，多像我心头那些忽明忽暗的念想——有时被现实的寒流逼退，却总在某个暖熏的晨昏卷土重来。

祖母继续晒她挚爱的蓝印花棉袍，一边用返青的杨柳枝抽打，一边絮絮地念叨说了好多年的名言：“春风从来不是单枪匹马来叫阵的。”果然，当青石板沁出的细密水珠干了又润，当晾衣绳上的蓝印花袍鼓起又落下，我知道这是万千朵花兒、亿万粒种子，借着风的喉咙在呼喊春天。那些被寒冬掐灭的光，终将以另一种形式在新春的枝头复活。

(本文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查干湖冬捕

□何金福

查干湖，白色圣洁的湖。查干湖犹如塞北雪国中一颗深邃沉静的湛蓝瑰宝，在凛冽的数九寒冬，悄然从沉睡梦境中觉醒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震撼心灵的冬捕盛宴。

查干湖的冬捕传统，其历史可追溯至久远的往昔岁月。据《辽史》等史书记载，自辽圣宗到天祚帝，每年春节过后，辽朝皇帝会携嫔妃和群臣到查干湖进行“春捺钵”，凿冰取鱼，逐鹰猎雁，举行“头鱼宴”“头鹅宴”，大宴群臣和各部落使节。

祭湖醒网、人工凿冰、冰下走网、马拉绞盘……历经千年沿袭的冬季捕鱼传统，为查干湖这片“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圣地”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当黎明轻轻揭开夜色的帷幔，一抹柔和的光线倾洒在银装素裹的冰面之上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染上了梦幻般的绮丽色彩。我与挚友驾驶着车辆，在晶莹剔透的冰层上缓缓穿梭了半小时的光景，最终抵达了那片位于查干湖心脏地带的冬捕圣地，亲眼目睹了“冰湖腾鱼”的壮丽景象。

查干湖的四大冬捕队伍已深入湖心腹地。那位身经百战的“渔把头”，凭借自己多年的智慧与经验，精准地挑选出了撒网的位置；身披厚重棉衣的勇士，则是查干湖冬捕场景中的核心力量。

渔工们挥动锋利的冰镩，如同雕刻师在白玉盘上细细雕琢，一排排冰洞悄然显现。

紧接着，一条绵延数千米的渔网，在穿杆引线的巧妙引导下，缓缓滑入这些冰洞之中，渔民们手法老练地将渔网温柔地送入碧波之下，那庞大的网具宛如向过往时光撒去的希望之舟，满载着对丰收的憧憬与对日子的热爱。

他们的动作既稳健细致又充满情感，每一步都透露出对这片水域的深深敬仰与眷恋。在这片银装素裹的世界，渔工们向查干湖汲取着生命的馈赠，续写着冬捕的传奇篇章。一座庞大的绞盘矗立于冰面之上，其上缠绕的粗壮绳索层层累积，宛如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痕迹，讲述着时光的故事与不屈的坚韧。与此同时，马拉爬犁在冰面上穿梭，马蹄敲击冰面的声音清脆悦耳，这些骏马在辽阔的冰原上矫健奔跑，它们的身影在银白世界中跃动，就像一曲悠扬的旋律，为冬捕的序章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

在冰面上，等待如同一首未奏响的乐章。时间在刺骨的寒冷中悄然流逝，渔民们不时地跺脚、搓手以驱散严寒，但他们的眼神始终如一，坚定地聚焦于那些冰洞，那里通往希望的神秘之门。

环顾四周，冰原辽阔，一片洁白无瑕，天地间似乎只剩下这份宁静与广阔，然而，在这看似沉寂的表象之下，却是鱼儿们在冰层之下穿梭嬉戏的勃勃生机，是生命在严冬中顽强不息的脉动。

随着渔网被缓缓拖动的声响，我步入江心之处，目睹

马拉爬犁在冰面上繁忙穿梭的壮观景象，它们如同一道道灵动的轨迹，在广阔的冰原上交织。透过晶莹剔透的冰层，隐约可见湖中鱼儿悠然游弋的身影，它们似乎丝毫不受外界纷扰。

激动人心的收网时刻终于来了。马匹在冰面上疾驰，围绕着绞盘不断旋转，绞盘不住地转动，绳索逐渐拉紧，仿佛在与河底的渔网进行着无声的较量。渔民们嘴中呼出的热气瞬间凝结成霜，而冰面之下，似乎能感受到一股股生命的涌动。随着渔网缓缓露出水面，平静的冰面瞬间被打破，鱼儿们纷纷跃出水面，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宛如一曲欢快的旋律，奏响了丰收的赞歌。胖头鱼、鲤鱼、鲫鱼……一条条肥硕的鱼儿被一一拉出，冰湖之上，鱼跃人欢，渔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欢声笑语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。

在渔网的旁边，人群早已熙熙攘攘地聚集，满怀憧憬地等待着收获的时刻，挑选自己心仪的鱼类佳品。这些鱼儿，将从这片冰湖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，成为团圆饭上那道必不可少的佳肴，传递着“连年有鱼”的美好寓意。每一口品尝到的鲜嫩鱼肉，都是查干湖慷慨馈赠的深情厚礼，它们不仅蕴含着北方大地的辽阔与丰饶，更让人们在这寒冷的季节里，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最真挚的温暖与幸福的滋味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